

透过光怪陆离的文化肥皂泡

幻想世界中的丝路



索何夫

两千年来,丝绸之路始终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商队牵着驼队去远方交换异国物件,朝圣者走过万里之路以践行信仰,这条道路

被发明的历史:
记忆中的丝路印象

公元1870年,当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时,世界上还极少有人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丝绸之路概念最初是有限的:它起于东周与东汉的都城洛阳,终点则是中亚索格底亚那地区的撒马尔罕。但在随后的百年之中,丝绸之路的概念不断延伸,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高原、小亚细亚,乃至印度河流域与黎凡特也被包含其中。而与这一概念相关的记忆,也在一次又一次地扩张与重新定义中被人构建出来,并在近现代成为西方世界“东方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没有哪个接受过基本通识教育的现代人未曾听说过“丝绸之路”,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克拉维约东使记》,古老的记载被有意识地发掘出来,并构建成了近现代西方人的“丝路记忆”。

回望过去:
想象中的异域符号

虽然各类幻想文化归根结底都是“fantasy”的衍生物,但奇幻与科幻的价值取向在整体上往往存在显著差异:科幻作为工业革命在文化领域的衍生物,整体上是“向前看”的,关注的方向是未来;而当代奇幻的开山鼻祖托尔金则毫不掩饰地宣称,他想要创造属于英国的“新神话”,定下了奇幻“向后看”的怀旧主义基调。而当我们分析两类幻想文化的地理坐标时,又不难发现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幻作品习惯于将坐标放在科技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而奇幻则更青睐那些有着神秘“异国情调”的

路创造并传递着财富、智慧、宗教、艺术,也引发过战争、疾病和灾难。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因素开始频频出现在西方幻想作品中,塑造着他们对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象。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西方通俗文化中“异域风情”和“猎奇主义”倾向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相关区域,尤其是中亚,有关的文化因素开始频频出现。先是报纸上的花边和杂志上的杂谈,然后是通俗地摊小说和连环画,再然后是各种各样的幻想作品体裁:漫画、电影、动画、游戏……这些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从无到有地为全球的文化受众们塑造出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象。

但正如所有基于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一样,这个来自通俗文化的丝绸之路与其说是文化产品创作者脑海中的印象,倒不如说是它的预期受众们的印象。精明的文化商人们只是充分顺应了这一切,从而营造出了受众们希望看到的东西。因此,这条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丝绸之路是“向后看”的。

地带,比如同样以金字塔文明的埃及与中美洲,这两片土地的过去被人们反复发掘,但却很少有人去展望它们的未来。

现代文化产品的受众们对丝绸之路并不陌生,因为作为同时象征着“东方”与“他者”两个概念的文化符号,它已经无远弗届地渗透到了通俗文化的每个角落。当一个奇幻作家、编剧或者游戏脚本设计者拿起铅笔,开始勾画架空世界的地图时,这个符号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的笔下:在文明世界中心的东方,一个与文明人进行贸易的、有着商业传统和无数奇珍异宝的异域文明体系。而波斯的

祇教传统(奇幻小说中的魔法师一词就来自于祇教的mage)则进一步为这个符号蒙上了神秘主义面纱。对于奇幻而言,这个一半来自历史、一半来自想象的文化元素已然如此不可或缺——无论是在《波斯王子》那样的历史奇幻里,抑或《暗黑破坏神》这样的纯粹架空世界中,都不难见到这一元素的痕迹。

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在“向前看”的作品中寻找与丝路有关的蛛丝马迹,却很难有所收获;没错,虽说除了中俄之外的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在科幻舞台上处于近乎完全缺席状态,但广义的科幻作品却也没有完全遗忘这片土地。不过,在大多数与之或多或少有所联系的科幻作品中,这片土地却仍然呈现着与上世纪的奇幻与冒险小说相似的“他者”和“远方”形象,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奇幻作品中,丝路是丝绸、黄金、宝石和香料前往“文明世界”的中介;而在广义上的科幻、

管窥“他者”:
东方世界的模糊影子

金·斯坦利·罗宾森的《米与盐的年代》构建了一个西方文明被疾病毁灭的世界背景。但正如读者指出的那样,这其实仍然是一个“没有西方的西方中心故事”,是将西方近代史巧妙地嵌进了亚洲的历史框架中。无论是让丝绸之路替换地中海商业圈的角色,抑或让近代科学火种在撒马尔罕点燃,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在这条商道屈指可数的几次全面贯通中,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次是蒙古西征后的那个世纪。虽然蒙古人的后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衰败凋零,但在那个最初由近代的西方通俗文化产品消费者构建起来的丝绸之路概念中,却永远不会缺少鞑靼骑兵的影子。在现代人的潜意识中,丝绸之路的“中介”定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大家并不陌生的《钢铁侠》电影开头,那些盘踞在兴都库什山脉洞穴中的恐怖分子全都有着高加索人与中东人的面孔,看不出丝毫与这个曾是犍陀罗文化重要根据地的国家相关的因素。在这一点上,一切并没有改变,变化的只有那些沿着丝路而

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类似作品中,它所运送的则是失窃的核材料、军火、“里海怪物”和化石燃料;二者的形象都是一条大漠黄沙中的道路,只不过前者的彼端是神秘的“东方”,后者则指向苏联的废墟,一个同样神秘,只不过覆盖着一层科学与工业化的灰色外壳的“东方”。

无论是汤姆·克兰西还是其他作者,在作品中提及这片土地时,他们并不真的打算描写它和生活在其上的人群,而仅仅将其视为背景,一个为了给故事本身提供某种合理性,并使其更贴近于受众想象中的“现实”而添加的元素。在另一些科幻作品中,无论是尼尔·斯蒂芬森笔下那些在后现代城市里担当底层犯罪者的中亚移民,抑或是斯卡尔齐在《毛毛星球》里提及的塔吉克斯坦黑心制药厂,无不是西方视角下笼统的“第三世界”的模糊投影,并不具备独特的形象。

来的危险“他者”的面孔。所有人都知道丝绸之路,但绝大多数人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遗忘住在这里的人们。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人不能比过去更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这种状况在未来仍会持续下去。在将来的文化视野中,丝绸之路也许会博得更多关注,但它本身却仍然只能作为中介和背景存在。当人们通过光怪陆离的文化肥皂泡眺望它时,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模糊的“东方世界”影子,以及伫立在这个影子对面的景象。

从这种角度看,当前幻想文学作品中的丝绸之路就像是一张嘴,它咀嚼、吞噬了无数来自亚欧大陆两端的文化因素,而自身却没有得到什么。在失去功能后沦为了人们记忆中的一个变异了的符号也就是意中之事了。未来,这条绵延千年的古老道路,是否会随着双向交流的脚步,改变固化于人们记忆中变异了的文化符号,我们有理由期待。

微科幻

失重的人生

康乃馨



(一)

我脚上轻轻一借力,让自己面向另一个角度。小雪正在那里翩翩起舞。她灵活地扭动着身躯,让身上所有的衣服都随地的动作飘动,就像一条美丽多彩的热带鱼。她的舞姿总是那样优美,让我百看不厌。

“雪,准备好了吗?”我还是忍不住打断了她,因为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告诉她。小雪停止了舞蹈,在原地转了几圈好让自己完全停下来,她惊恐地看着我。

“跟我走。”

说着,我用最快的速度向着远处游去,小雪马上跟着游了过来——对,没错,是“游”,因为我们的动作看起来就是“游动”。这里是“诺亚号”太空船内部第三十四区,我们的祖先因为地球毁灭而创造了这艘飞船。我们就出生在这里,早已完全适应了没有重力的生活环境。经过几代人的进化和努力,我们已经能够在太空船里随心所欲地生活、工作,当然也包括跳舞。

我们终于到了。就在飘浮的公园区和住宅区后面,那块不太有警察出入的空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转动装置,我在工作之余花了整整两年才将它建造出来。一根杠杆的两头分别是两个特殊材料制成的粉色房间,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在那里,跟我过去。”

说着,我率先游了过去,小雪惊喜地跟着我,在装置的正下方停了下来。我慢慢游向了小雪,我知道不能太使劲,因为这里虽然有空气,但没有任何重力,由于失重,在这里不管你触碰任何东西,都会给它一个力,改变它的速度和方向,所以有时即使只是拍一下对方的肩,双方也会被弹向两个方向。好在我们经常这样做,已经习惯了——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手握在一起,共同按动了开关。

巨大的装置开始旋转,两头的粉色房间也跟着转动起来。在我眼中,那就像是会跳舞的房间,看上去和小雪一样美。

“这次能成功吗?”

我看着她飘在空中的长发,暗自发誓这次一定要成功。但我手上的指示器刚刚显示出读数的时候,那巨大的装置就开始发出难听的金属碰撞声,紧接着,是粉色房间分崩离析的声音。

我低下了头,把手上的指示器扔了出去,小雪轻轻推了我一下,让自己飘了出去,停在了不远处。

“为什么?”小雪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

“我不知道……刚刚里面已经产生了一点重力,再给我点时间会成功的,我一定会用离心力创造出重力环境。”

“不,我知道这不可能。”小雪的声音变得歇斯底里,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向我哭诉,“为什么我们要出生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只是想要自己生一个孩子!我不想要那种机器子宫孕育的孩子!”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我看向小雪,我知道她一定会同意的,为了自己生一个孩子,要她做什么都行。

“你已经找到路了?”

(二)

但这条路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我们游了整整一个月,才来到那条传说中的隧道。我们几乎抛弃了所拥有的一切——工作,生活……只为了找寻一件生命真正应该拥有的东西。

要不是那个在底层犯了事逃上来的人,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条隧道,也不会知道飞船上还存在着另外的世界。我们顺着隧道向前游去,几天后发现,原来我们根本不需要游动,人会向下方自己滑下去。透过隧道的每一个侧口,我们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一层的世界都与上面一层有所不同。

然而,我们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小雪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跳也越来越快,身体显然变得不听使唤。但我们没有停下,咬牙前进着。渐渐地,我们需要借助绳索才能安全地继续往下走,因为如果没有绳索,我们会直接撞到隧道壁上——这里的行动规则显然与我们那里完全不同。

终于,经过最后一段斜角隧道,我们来到了目的地——逃亡者口中的“底层”。逃亡者偷偷告诉我,这架巨大的飞船是转动的,它的底部四周靠转动产生离心力,那里,是拥有正常重力的世界。因为“诺亚号”逃离地球时过于匆忙,船上搭载的人口数量又过于庞大,这才有了重力不同的各个“小世界”,我们的三十四区处在中心位置,那里是没有重力的世界。

我打量着眼前的“新世界”。这里的人竟然只能生活在一个平面上,所有建筑、汽车、树木……全都建在平面之上——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他们不能在空间里自由地“游动”,只能单调地用双腿在平面上行走。

一切都告诉我,这是一个有重力的世界。在我们的认知里,这简直可怕到无法想象。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看待我们的世界,大概也像我们看待他们的一样奇怪吧,他们或许无法想象,人的一生都飘浮在空中该怎样生活。

“站在原地别动!举起手来!你们不是这里的人。”

是警察的声音。我和小雪努力站起来,缓缓举起手——这是我这辈子最费力的一次举手,可怕的重力果然名不虚传。

“从哪儿来的?来干什么?”警察一边上下打量着我们的衣服,一边给我们戴上手铐——其实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这里,我和小雪连走路都费劲,更别说逃跑了。

“我们从最上面的三十四区来,我们……想来这里生活。”我和小雪对视一眼,一咬牙,继续说道,“我们,我们那里没有重力,几百年来,繁衍都只能靠机器子宫……”

几个警察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们,显然既不理解我说的内容,也无法理解这番话的用意:“别啰嗦!说,你们到下面来做什么?”

“我们到下面来,生一个孩子。”

(本版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创视觉



梦断火星?

最近英国科学家发现,火星表面化合物有强杀菌性,对生物细胞有剧毒。人类想要在火星表面找到地外生命的希望是否因此破灭?移民火星的梦想还能成真吗?行星科学家们表示,这些发现在“应对由机器人和人类探索对火星造成的潜在污染”等行星保护方面有重要意义。看来,人类火星探索的脚步不会因此而停止。

